

彩霞伴我

朱仲丽



自传体小说

# 彩霞伴我

朱仲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主人公是王稼祥和他的夫人朱仲丽。王稼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首任驻苏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中联部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本书沿着王稼祥和朱仲丽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从出使苏联、历经国内外一系列重大斗争，到“文革”中王稼祥被迫害致死、粉碎“四人帮”后朱仲丽旁听对江青等的公审——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国际共运的斗争风云和国内重大政治斗争，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形象，对林彪、康生、江青之流刻画得入木三分，对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国际人物也描写得活龙活现。读后，会引起对历史地沉思、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和受到不可多得的教益与启迪。

影霞伴我

朱仲丽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625印张 240 000字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插页 6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 230册

定价：4.70元



和王稼祥在一起（1951·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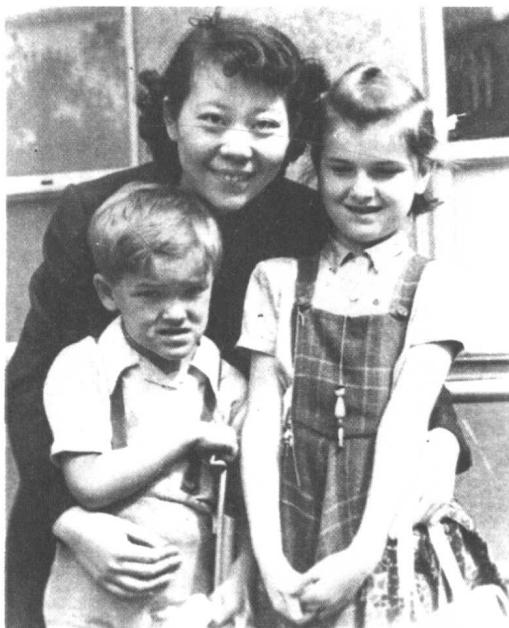
在莫斯科（1950）



在莫斯科（1949）

6211619

在莫斯科参观  
儿童疗养所（1950  
年）



和蔡畅在一起（1958·武昌东湖）



陪周总理  
接见医院苏联  
顾问（1960）



和王稼祥在一起（1962·上海）



和王稼祥参加  
国庆游园（1973）



和朱德同志合影（1975·北戴河）





廖承志赠送的《踏雪寻梅》(1978)



撰写《江青野史》时 (1982)



撰写《黎明与晚霞》时（1985）



在王稼祥遗像前（1984）

在云南（1980年）



在写作（1982年）





撰写《春露润我》时（1986年）

## 朱仲丽小传

朱仲丽，学名朱慧，笔名珠珊，1915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父亲朱剑凡，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于1904年在自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中国的女子学校——周氏家塾，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先生“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他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革命教育家。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大革命期间，他和毛泽东同志以及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郭亮、熊瑾玎、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共同从事过革命工作，并结识了刘少奇、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李立三、聂荣臻等同志。向警予和杨开慧烈士以及蔡畅、丁玲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

朱仲丽童年时代，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有机会经常和这些前辈革命家见面，聆听教诲。“马日事变”时，全家遭难，逃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逃亡上海。父亲和哥嫂都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她15岁时，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32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不久，她的父亲——党的好战士朱剑凡病故。由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曾被捕入狱，后获释，转入上海东南医学院。21岁时，她在东南医学院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

1937年底赴延安，翌年春在延安边区医院任外科医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主义战士一道工作。1939年初与王稼祥同志结婚。同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边区医院门诊部主任。她挽救过许多垂危患者，延安的同志们都亲切称她为“我们的朱医生”。后担任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保健医生，兼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医药卫生教员。1945年随王稼祥同志赴苏联。1946年回到东北解放区，任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院长，时年31岁。全国解放后，王稼祥同志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她同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莫斯科，成为解放后最早进入外交界的女同志之一。在莫斯科，她在忙于大使夫人的外交工作的同时，还到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一年多时间。

1951年回国后，朱仲丽先后担任卫生部妇幼保健处处长、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即今天的友谊医院）中方院长、中华医学学会副秘书长。

“文革”期间，朱仲丽受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被隔离审查和下放。她虽身困囹圄，仍敢于和林彪、“四人帮”及康生之流作斗争，伸张正义，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朱仲丽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学会常务理事，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78年，朱仲丽时年63岁，她放下听诊器，拿起笔杆子，开始了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她写了五六百万字。她的长篇小说《爱与仇》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写的《江青野史》，有力地揭露了江青的丑恶面目，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并印单行本，引起很大震动。《灿灿红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难以忘却的昨天》由《文汇报》连载。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黎明与晚霞》。她还写有散文、回忆录等多篇。

《春露润我》、《艳阳照我》、《彩霞伴我》是她的自传体

长篇小说三部曲，从清代末期写到20世纪80年代。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成篇。

朱仲丽出身于革命家庭，几十年来，她从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湖南到我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从革命圣地延安到新中国首都北京，从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到医务工作，从外交工作到政治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奋斗不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丰富的阅历，为她晚年的文学创作展开了广阔的天地。由于她童年时代就和党的领导人有很多接触，参加革命工作后，很多时候是在党的上层领导人身边工作和生活，这使她能够真实生动、栩栩如生地描绘党的领导人的形象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她对王明、张国焘、林彪、江青、康生等反面人物也非常熟悉，对他们的描写也真实具体、入木三分。这些，正是她的作品的独到之处。

## 目 录

<b>朱仲丽小传</b>	.....	( 1 )
<b>一</b>	<b>初到北平</b>	..... ( 1 )
<b>二</b>	<b>在香山的日子里</b>	..... ( 5 )
<b>三</b>	<b>接受毛主席的嘱托</b>	..... ( 10 )
<b>四</b>	<b>替毛主席看望杨开慧之母</b>	..... ( 15 )
<b>五</b>	<b>新中国首任大使</b>	..... ( 21 )
<b>六</b>	<b>毛主席出访苏联</b>	..... ( 26 )
<b>七</b>	<b>在毛主席访苏的日子里 (一)</b>	..... ( 32 )
<b>八</b>	<b>在毛主席访苏的日子里 (二)</b>	..... ( 40 )
<b>九</b>	<b>江青在莫斯科 (一)</b>	..... ( 47 )
<b>十</b>	<b>“泡”在莫斯科的林彪</b>	..... ( 59 )
<b>十一</b>	<b>离任回国</b>	..... ( 65 )
<b>十二</b>	<b>江青的嘴脸 (一)</b>	..... ( 71 )
<b>十三</b>	<b>江青的嘴脸 (二)</b>	..... ( 81 )
<b>十四</b>	<b>江青和《武训传》</b>	..... ( 87 )
<b>十五</b>	<b>在院长的岗位上</b>	..... ( 93 )
<b>十六</b>	<b>江青在莫斯科 (二)</b>	..... ( 98 )
<b>十七</b>	<b>妈妈啊，妈妈</b>	..... ( 106 )
<b>十八</b>	<b>随周总理去日内瓦</b>	..... ( 114 )
<b>十九</b>	<b>得了癌症的江青</b>	..... ( 121 )
<b>二十</b>	<b>三进中南海</b>	..... ( 132 )
<b>二十一</b>	<b>蔡畅大姐的生日</b>	..... ( 138 )
<b>二十二</b>	<b>江青和金丝猴</b>	..... ( 145 )

二十三	稼祥唱了个“反调”	(151)
二十四	结束院长生涯	(157)
二十五	江青对保健医生侮辱与陷害	(162)
二十六	心中的苦闷	(171)
二十七	康生伸手了	(181)
二十八	紧锣密鼓	(188)
二十九	搬出中南海	(193)
三十	还算有几天平静	(198)
三十一	我们的儿子失去了	(204)
三十二	一派混乱中	(210)
三十三	造反派来了	(216)
三十四	折磨	(224)
三十五	院子里的造反派	(230)
三十六	面对无情而大哭	(244)
三十七	亲人们的遭遇	(250)
三十八	我也成了阶下囚	(254)
三十九	被赶出北京	(262)
四十	遇到了好医生	(268)
四十一	在北京医院	(274)
四十二	深厚的情谊	(279)
四十三	毛主席对稼祥的评价	(285)
四十四	稼祥长逝了	(291)
四十五	温暖	(297)
四十六	春雷一声天晴了	(305)
四十七	历史的审判	(312)
四十八	彩霞伴我	(323)
尾声		(330)

## 一 初到北平

1949年3月25日，天空晴朗，阳光普照，早春的风吹拂着复苏的大地。草绿色的吉普车队，离开了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未来新中国的首都进发。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中央机关迁往北平，这标志着我们党不会多久，就将夺取全中国的胜利，并建立新中国。

车队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我和稼祥也在这个车队之中。我们望着车外的山山水水，心情无比激动。是啊，我们胜利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30多年的英勇奋斗取得的。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的好，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今后，是为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而努力工作。

车队驶进石家庄，市委和部队领导同志，激动而兴奋地迎接中央领导，并安排好几个院落供休息。第二天，车队继续向北行进，到了涿县，登上专列火车，徐徐向北平进发。

我在舒适的车厢过道里走来走去，忍不住走进了毛主席的车厢。我问毛主席的秘书和警卫员：“主席休息了吗？”

“在看文件哩，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躺下来。”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轻声说。